

費話

「洋歷」在成都並不通行，所以中華民國十八年已經來了十多天，十七年還在那兒戀棧。當時大家都在十七年裏過活，我一個人當然不敢跑到十八年那邊去；這樣的曲從，一方面自然是苦衷，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變意。一個人既沒有定制正朔之權，而又不能以心之所嚮移風易俗，當然只合忍氣吞聲，舍已從人：苦衷在此。一個年輕的人在民國十七年中當然要比在十八年裏少一歲，能夠多活幾天比較少年的日子，亦何樂而不爲之呢！

民國十七年的臘月，我同着黎敬修君及其他幾個人從成都起身到西邊的松潘一帶去考查民俗，這就是所謂的「近西遊」。

而今天的天下比從前大得多，東南西北也自然隨着伸張得更遠了。唐朝時候的「西遊」比起而今的穿地中海，過直布羅陀海峽，也就寒沈得很了；我們短短地走這一趟，更是近得不成樣子：所以不敢直稱之曰「西遊」，而加上一個近字。——這是仿「遠東」「近東」的例子。

從成都起身的時候，我曾有過一篇公開的信，「辭別在成都的朋友們」，其中有幾段話

略略地說過我西遊的動機：——

「……無聊的我，在成都無意義地鬼混了半年，很覺得有日趨墮落的危險。懶着鬼混半年，本是我原來的預算，但不料到後來竟懶得不可收拾！在這半年中，因為懶的原故，生了不少的惡果，最大的莫過於『因為懶於開口笑，懶於動足問安而得罪了不少的前任偉人，當今偉人，和準偉人』。雖然他們不見得因此而殺我，我却於感激之餘仍然有些怕懼，怕他們在街頭巷尾遇着我的時候仍然要閉着眼睛向我點一點頭。我有離開成都的必要。」

「朋友們：可愛的成都，真值得留戀，因為有不少的閒朋友陪着鎮日地喝茶飲酒，這是別處所無的。然而：可怕的成都，茶碗酒杯裏竟有淹沒人生的危險。好在：熱鬧的成都，少了我一個人，街上仍然會有那樣擁擠，茶館酒店也不得因而冷淡。所以：我毅然決然地他去。我要去到荒寂的西邊。那西邊的地方少人識字，少人知道科學，更少人談得成革命，我覺得有把握處處出風頭。」

「這樣冷的天氣，向那冰天雪地的山裏進發，朋友們也許有些替我危險的，我鄭重聲明，這是不緊要的一回事體。所謂危險，實際上並沒有宣傳起的那樣厲害，當局者並沒有

旁觀者那樣擔心。寒冷所能給於人的危險，頂多不過是把嘴巴上這不省事的，天天剃不盡的鬍子連根凍脫而已。假如一個人能夠微倖墮入雪坑冰壑，千萬年後，變爲化石，巍巍然立於莊嚴燦爛的博物館中，那是多麼光榮的一回事！比大英雄的銅像更神氣多了。

……

我們原來的計畫是想從松潘一直北上抵甘肅的西甯，再轉而西向，經青海之南，西藏之東，——丟這樣一個圈子，再回到成都的，不料還沒有走到松潘，就被「甘軍事件」把我們擋住，一直擋了二月多，使我們失掉種種機會；於是乎我們的西遊更加縮近了。等甘軍事件平定以後，我們才重整旗鼓，復行前進，然而到了松潘以後，事實只准我們東到三舍，北抵小西天，西至牟尼溝而已！久聞這山中有草青千里的平原，但我們只能在黃勝關外的坡頭上立着望風懷想！

遊罷歸來，把腦袋裏剩下的，枝枝楞楞的，一箇一節的乾柴棍棍，取出來一堆一堆地擺着，便成了「近西遊副記」。這「副」字有如「副產品」之「副」。乃對「主」字而言。因爲除這副記而外，還有一種主要的記述是專記民俗的。

「雪寶頂」之邊之雪「雪」



(松 潘 東 路)

「孤亭」之上之岷頂



(松 潘 城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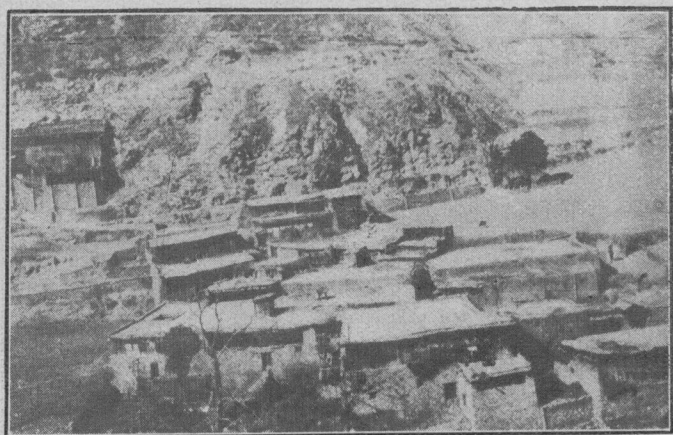
西番之耕作



火燒山地



平房



歇牛之休息



望 西 嶺 雪



內 溝 寺 龍 黃



「羣池」之寺龍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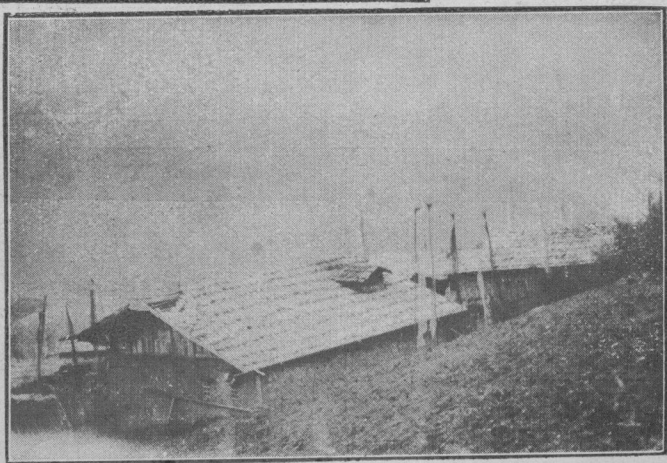
口 洞 龍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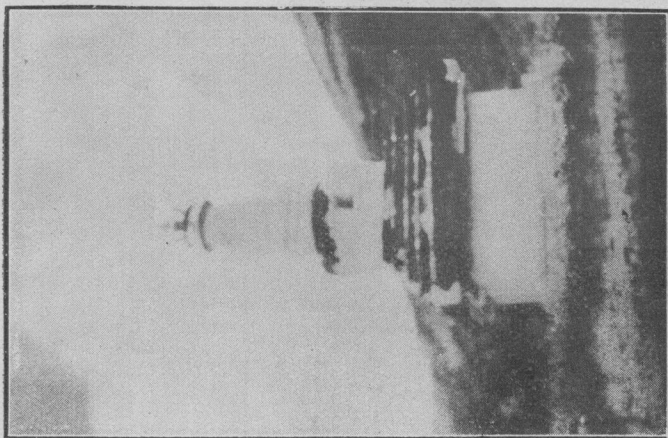
三 舍 土 官 拜 雪 夫 婦



上爲大寨土官但眞王吉
下爲大寨房頂



林波寺溝口之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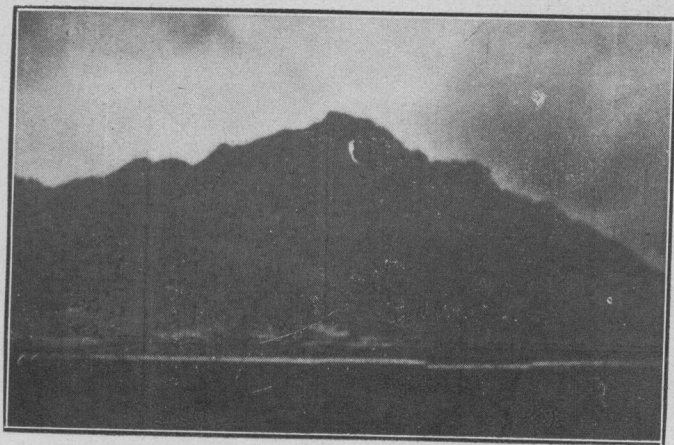
林波寺活佛王納吉



麻 喇 日 郎



廊經轉之寺昧葛



宴 別



康 他 之 家 屬



後排中立者爲康他

右爲其姊

左爲其姪女

最左爲其第三子延年

後寺之大經堂

